

Chapter 3

天职



没有音乐的人生，不过是场谬误，是种煎熬，是永久的流放。

弗里德里希·尼采《致彼得·加斯特书简》



2000年，与一众音乐家共同举办室内乐音乐会后合影留念。演出者包括：伊利亚·格林戈兹、叶甫格尼·基辛、林恩·哈雷尔、詹姆斯·莱文、德米特里·霍洛斯托夫斯基、瓦迪姆·列宾和尤里·巴什梅特和我。

您的学业怎么样？

1973年秋天，我开始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音乐史和俄语。这两门课最让我感兴趣。不过后来，我也曾对我的课程产生了怀疑，例如，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中国和东南亚的传统音乐。虽然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也走出了自己的路，但老实说，我算不上是个好学生。

与此同时，我在斯德哥尔摩最大的唱片公司——北欧音乐出版社找了份工作，以此赚点钱。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正是在那里，我得以系统地学习古典曲目。这些知识后来在我担任德意志留声机公司和韦尔比耶音乐节的负责人时派上了大用场。莫扎特、贝多芬或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了多少首协奏曲、奏鸣曲或四重奏？哪些录音版本最值得收藏？每天在店里，顾客都会向我咨询有关伟大作曲家的作品推荐。经过两年这样的高强度积累，我掌握了终生受用的音乐曲库。

那时候您还做些什么？

除了上学和在唱片行打工，我还筹划了自己的室内乐系列音乐会。我发现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有一个三百个座位的小房间和一架新的施坦威D型钢琴。1973年9月，我打电话给博物馆馆长商量租用场地的事。没想到他特别爽快，答应让我在秋季用三个周日下午，来年春天还能再

用三个周末。我的朋友，马克·欧帛罗¹的创始人之一杰里·希茨同意赞助这场音乐会，并支付宣传、海报和节目单的费用。因此，“瑞典青年艺术家”系列音乐会就这样诞生了。

您都邀请了谁？

首演季就请来了大提琴家弗兰斯·赫尔默森，还有钢琴家罗兰·潘提纳和斯塔凡·谢哈。演出时段选得好，票价又亲民，一炮而红。我沿用了在学校时的分红规矩：艺术家拿八成，我留两成。这个分成方式大家都很满意。这个系列我操办了两年，后来交给接班人接手，就动身去了巴黎。

在去巴黎之前，您在瑞典还忙些什么呢？

我大部分时间都跟作曲家拉格纳·格里佩、男中音卡尔·约翰·福克曼，还有我的挚友——钢琴家斯塔凡·谢哈混在一起。谢哈当时在瑞典拥有极高的人气，琴技更是没得说。那会儿我想成为艺术家经纪人，就开始替他组织各种演出。最有趣也最赚钱的一场巡演，是带他从瑞典南部的马尔默一路演到北极圈附近的基律纳，整整二十场。我包办了租场地、印海报节目单、打广告这些事，还租了

¹ 服装品牌马克·欧帛罗由美国人杰里·希茨和瑞典人罗尔夫·林德，以及约泰·胡斯于1967年创立。



1997年某次音乐会后，我们在琳达和亨里克·斯文纳斯的家中聚餐。从左至右依次为：米沙·麦斯基、尤里·巴什梅特、罗伯托·迪亚斯、张汉娜、林恩·哈雷尔、琳达·斯文纳斯、劳伦·柯西亚、伊利亚·格林戈兹、亨里克·斯文纳斯、吉东·克雷默、弗兰斯·赫尔默森、杰拉德·考塞、约瑟夫·西尔弗斯坦，以及伊曼纽尔·艾克斯。玛塔王后坐在前排中央，我则恭敬地坐在她脚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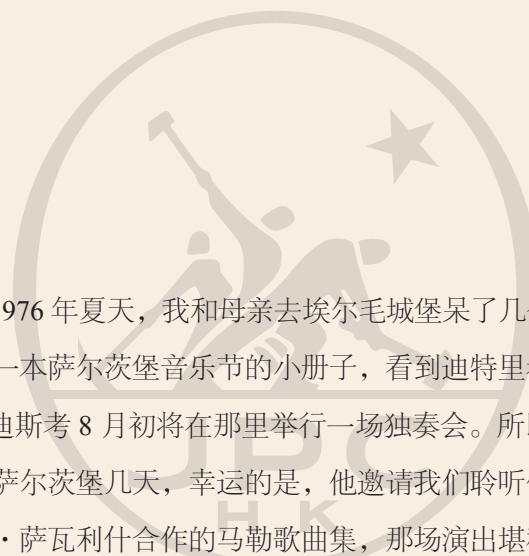
2002年，沃尔夫冈·萨瓦利什与三位天赋年轻独奏家郎朗、王健和庄司纱矢香一起指导了贝多芬《三重协奏曲》的音乐会。



这是在音乐会后，我们的一场热闹的晚宴。这次，我们来到伊夫和莫妮卡·帕特诺特的家中。照片中从左到右依次是：史蒂文·伊瑟利斯、我、斯蒂芬·科瓦切维奇、莫妮卡·帕特诺特、格哈德·考塞、哈伊尔·普雷特涅夫、瓦迪姆·列宾、林恩·哈雷尔、庄司纱矢香和伊夫·帕特诺特。



2018年，我的俄罗斯兄弟瓦莱里·捷杰耶夫和罗季翁·谢德林。



1976年夏天，我和母亲去埃尔毛城堡呆了几个星期。我有一本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小册子，看到迪特里希·菲舍尔-迪斯考8月初将在那里举行一场独奏会。所以我们决定去萨尔茨堡几天，幸运的是，他邀请我们聆听他与沃尔夫冈·萨瓦利什合作的马勒歌曲集，那场演出堪称绝妙。机缘巧合下，我在音乐厅邂逅了旧识克里斯托夫·埃森巴赫，他盛情邀我同赏莫扎特歌剧《狄托的仁慈》——那正是詹姆斯·莱文在萨尔茨堡的指挥首秀¹。演出结束后，我有幸与克里斯托夫、莱文兄弟共进晚餐。当时未曾料到，这晚竟成为我与吉米·莱文长达数十年深厚情谊的开端。

¹ 见第95页脚注8。



2000年，詹姆斯·莱文担任我们瑞银韦尔比耶音乐节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他提议在音乐节开幕前几周的时间里，由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首席音乐家对管弦乐队的年轻音乐家进行指导。我们两个机构间始终维持这种交流关系。这是2018年的合影，后排：我、多萝西娅·诺克（大提琴）、大卫·朗利茨（长号）、内森·休斯（双簧管）、威廉·萧特（巴松管）、罗布·诺珀（打击乐）、利·梅什（低音提琴）；前排：乔·安德尔（圆号）、切尔西·诺克斯（长笛）、杰西卡·菲利普（单簧管）、德西蕾·爱思唯尔（中提琴）、南希·吴（小提琴）和卡特琳娜·斯特普斯（小提琴）。

在第一次见面时，他问我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我回答说，我虽然很高兴在巴黎做经纪人，但我的梦想是有一天举办自己的音乐节。其实，几个月前我已经和菲舍尔-迪斯考谈过了。我们讨论过在欧洲创建一个像阿斯本²或

2 阿斯本音乐节暨音乐学院（美国科罗拉多州）——集夏季音乐节与古典音乐学府于一体的艺术机构。